

我家的读书故事

三代人的读书梦

黄朝侠

我的爷爷出生于20世纪30年代初,是家中的独子,自幼入塾习《四书》《五经》。爷爷读书非常刻苦,字写得又好,时常得先生夸奖,爷爷也愈加勤奋。那是一个兵荒马乱的时代,为了躲避战乱,爷爷不得已中断了读书。我小时候就听爷爷讲,日本侵略者进村,烧杀抢掠,无恶不作,人们都吓得躲起来,更没有人去读书了。爷爷是那个年代为数不多的读书人,虽然只读了几年,却算得上是村上的“秀才”了。

爷爷写得一手好字,每到过年过节、红白喜事,村里人都会找爷爷来写春联、记账,还有人请爷爷代笔写信。每到这时,爷爷就会戴上他的老花镜,规规矩矩地摆好桌子凳子,认认真真地写,不厌其烦。在我的记忆中,爷爷总是很有耐心,对于别人的困难也是有求必应。奶奶说,她当时就是看中了爷爷识字有学问,那时候婚姻都是靠媒妁之言,但是见面后她对爷爷却是一百个满意。

爷爷喜爱看“大部头”,抽屉里放着好多本,都是爷爷从二手书店买来的,两块钱一本。《隋唐演义》《隋唐英雄传》《三国演义》《水浒传》……每一本爷爷都如数家珍。每到冬季,农忙结束,爷爷家里是最热闹的。村里很多不识字的老伙计,就会聚集到爷爷家,一边晒着太阳,一边听爷爷“说书”。爷爷戴着老花镜,绘声绘色地讲着,“哪里跑?”每次讲到这里,爷爷都会拉长声调,像是唱京剧一样。每到紧要情节,听书的老人也都屏气凝神,不许我们小孩子打搅。“欲知后事如何,且听下回分解。”每次,爷爷都是以这句结尾,然后喝杯水。太阳下山了,听众们依依不舍地回家了,约好第二天继续。

爷爷自己没有读过几年书,把希望寄托在父亲身上,遗憾的是“文革”时期错把爷爷的成分划成了地主,经常挨批斗,父亲只读了小学,连初中都没有机会读,就回生产队干活了。那时候因为父亲兄弟姐妹多,叔叔腿又残疾,一家人经常吃不饱,想吃饱饭要挣工分,父亲读完了小学就像大人一样,在生产队里赶马车拉

到这里,爷爷都会拖长声调,像是唱京剧一样。每到紧要情节,听书的老人也都屏气凝神,不许我们小孩子打搅。“欲知后事如何,且听下回分解。”每次,爷爷都是以这句结尾,然后喝杯水。太阳下山了,听众们依依不舍地回家了,约好第二天继续。

爷爷自己没有读过几年书,把希望寄托在父亲身上,遗憾的是“文革”时期错把爷爷的成分划成了地主,经常挨批斗,父亲只读了小学,连初中都没有机会读,就回生产队干活了。那时候因为父亲兄弟姐妹多,叔叔腿又残疾,一家人经常吃不饱,想吃饱饭要挣工分,父亲读完了小学就像大人一样,在生产队里赶马车拉

货,勉强维持生活。后来拨乱反正,重新划分成分,爷爷“地主”的帽子被摘掉了,但是父亲也错过了读书的好机会。



(全文未完,请扫描二维码,至今吴江APP阅读)

与《吴江日报》同进步共成长

钱振华

我参加工作以来第一篇刊登的文章就落户在《吴江日报》,我记得那是2009年9月份的一天,那时我还是一名大学生村官。十年弹指一挥间,从写作小白到写作“能手”,我见证了《吴江日报》的发展,而《吴江日报》也见证了我个人的成长。

经过这些年的努力和发展,历经经服、招商、组织、团委、党政办、人大办等多个部门岗位的历练,兜兜转转又回到文字岗位上,并成为最大兴趣爱好,更上升为人生第二事业,我又开始与书、与报刊打交道。10年来在《吴江日报》上刊登的百余篇文章,就是在各个阶段的所思所想,甚至个人发展的“足迹”也能在《吴江日报》的各类新闻报道中找到出处。

写作是非常吃力的一门活,这10年我经常是“一天当作两天用、一周七天连

轴转”,把晚上作为学习思考写作的“黄金时间”,才得以消化所需要吸收和学习知识,从中感悟道理、探索真理,从理论到实践,再从实践升华为理论,我的“思想库”不断丰富,总结起来主要得益于《吴江日报》给我提供了尽情发挥和勇于表现的三大舞台。

《吴江日报》可以让我更好开展社科研究。10年来,正是有了这个平台,我在每一个岗位上都能聚焦党中央政策精神,结合本地实际,关注工作中的热点难点问题并开展调查研究,提出对策建议,为区委区政府科学决策建言献策。这10年,我从农村一线转战党委政府部门,从经济条线再到党政人大机关,可以说工作跨度大、角色转换快,这种不断的跨界让我的知识更丰富、更立体,让我对政治、经济、社会等各个方面触类旁通、融会贯

通,更好地服务于社科理论研究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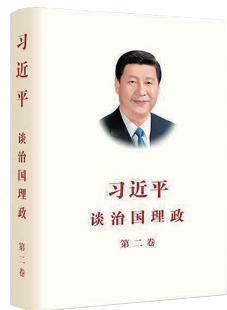
《吴江日报》有助于我写好时事评论,回应人民群众的关切。这些年,我的写作始终聚焦社会问题、民生福祉,传递基层之声,表达群众之需,发挥好桥梁纽带作用,以我文字服务人民,提醒党委政府应该注意哪些事项、哪些方面需要及时改进,让民声通过《吴江日报》及时传达给上层领导。只有把“站在天安门想问题”和“走到田埂上找感觉”结合起来,才能找到创作的最佳坐标。评论文章就是要做到坚持与时代同步伐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,说出这个时代需要说的话,说出解决这个时代问题的话。

《吴江日报》可以宣传新时代各个领域理论创新的成果。围绕新时代政治、经济、社会、城乡发展、民主法治、党的建设六大方面主题开展理论写作与宣传,针

对改革发展中的热点难点给出方法路径,并以大百科全书式的写作模式,丰富了文章的主题,让文章具有了一些独特阅读感,达到解疑释惑、振奋人心之目的。政论文章看似空洞却比较难写,要深刻领会中国意识形态的特点、政治语言的风格、地方发展的特点,只有多维度学习、多方面调研、多角度思考,才能让党的创新理论“飞入寻常百姓家”,与人民群众“同频共振”。

今后,我将更加注重从理论文章到实践文章的转变,由学习向研究转变,从政论文章向散文时评转型,增强文章的可读性,丰富写作的内容和题材。通过学《吴江日报》、用《吴江日报》,学用相长、思而进取,更好地服务于当地发展和事业进步。尽管我现在还很渺小,但我想只要以人民为中心、以美好生活为追求,哪怕声音再小也会让读者默默地感受到舆论的力量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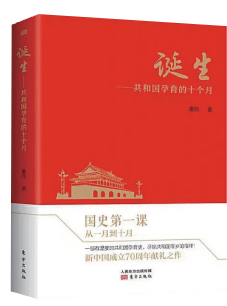
好书推荐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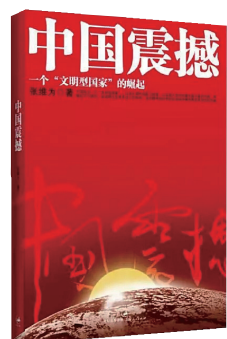
1 《习近平谈治国理政》(第二卷)
著者:习近平
出版社:外文出版社
推介语:本书收录了习近平在2014年8月18日至2017年9月29日期间的重要著作,共有讲话、谈话、演讲、批示、贺电等99篇。全书分为17个专题,每个专题内容按时间顺序编排。为了便于读者阅读,编辑时作了必要的注释,附在篇末。



2 《世界是通的:“一带一路”的逻辑》
著者:王义桅
出版社:商务印书馆
推介语:中国提出“一带一路”伟大倡议,可谓古丝绸之路的中国化、时代化、大众化,体现中国崛起后的担当;也预示着,文明的复兴非单向度的,全球化才是世界大势所趋,以政策沟通、设施联通、贸易畅通、资金融通、民心相通“五通”所代表的互联互通,才是塑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根本。



3 《诞生:共和国孕育的十个月》
著者:董伟
出版社:东方出版社
推介语:作者别出心裁截取了1949年1月至10月这段时间,集中围绕新中国筹建这一主线展开叙述,清晰地描绘了新中国从萌芽、发育、到成型、诞生的过程。本书角度新颖,史料丰富,写的是故事,反映的却是规律,是经典的“国史教育第一课”。



4 《中国震撼》
著者:张维为
出版社:上海人民出版社
推介语:“中国崛起”震撼了全世界,“中国模式”也成了国际学界、理论界热议的话题。作者通过自己走访100多个国家的所见所闻,以国际关系学者的深厚学术背景,以其独特观察和理性分析,丰富了“中国模式”的深刻涵义,更提出了中国作为一个“文明型国家”崛起的命题。

垂虹

心情寄存

岁岁重阳

献给祖国母亲

老宅

汪亭

子裕

在多彩的季节里
一朵朵鲜花绽开笑脸
映红了大好河山

嘹亮的国歌传遍四方
雄壮激昂的词语
回荡着中华儿女的呐喊

鲜艳的国旗迎风飘扬
五星闪烁着
凝结着革命先烈的血泪

捧一缕花香
沁满您的心扉
迎一阵暖风
轻抚您的脸颊

这是您的七十华诞
亲爱的祖国
伟大的母亲
让儿女们为您许下美好的祝愿

近日,读到一篇记录太湖南岸湖塘面貌变迁的文章,里面提到了乔湫。“乔湫”两个字触动了我记忆深处最柔软的地方,我的心怦然而动。

太湖南岸,三十六湾七十二港共同拥有千年古道湖塘路。“乔湫”在浙江,是我的外婆家;我家在吴江,属于江苏。外婆家门前有一条青石板路,因为在路的北面,被称为北张,路南则被称为南张,南张的标志性建筑是一座建于清代中后期、保存较为完整的苏派三进院落。

大姨,就是我母亲的姐姐,从北张嫁到南张,夫家与婆家之间只隔了一条长长的青石板路。小时候,到外婆家去“做客”是最开心的事了。母亲带着我,要步行六里路才能到达外婆家,在没有车子的年代,那是一段遥远的距离,所以去外婆家是一件仪式感很强的事。外婆会给我煎荷包蛋,给我买零

食。祭好了“五脏庙”后,我最盼望的就是到大姨家的大宅子里去玩了。从门厅进去,要经过一个高大的墙门,然后是一个院子,过了院子是一个大的厅堂。我最喜欢躲在厅堂里高高的柱子后面,和我同年的表妹常常找不到我。

第一个天井西侧有一丛茂密的南天竹,据说有避火的作用。穿过厅堂就是第二个院子了,里面有一棵百年牡丹,每年都开花。据说女主人,就是表妹的奶奶,每年都要在它的根部埋一副收拾干净、煮熟的猪大肠作为“谢花肥”,这是我第一次听到“牡丹食荤”的说法。

最后一进是两层楼的后宅,木楼梯最令我着迷,我和表妹跑上跑下,蹭出很大的声音。

表妹的奶奶有些严厉,奶奶来了,我们会放低声音。但是如果新年的话,奶奶就没那么严厉了,她会用盖碗泡茶给我吃。那一套三件的盖碗,上面有百子

图里那样的胖娃娃,现在想来,应该是粉彩。

最开心的就是晚上留宿大姨家,我们住楼上,我和表妹讲话讲到很晚。大姨家真的太令我着迷了,我不止一次地向母亲:“为什么我家不去造个楼房?”这也算是我童年不懂事的一种表现吧。母亲只是含笑不答,而大姨总是疼爱地叫我多住几天。十年后,我家造了三楼三底的水泥楼房,这是自然村里第二座楼房,在一片平房中非常显眼。这座楼房,凝结着大人们多少辛劳的汗水啊!

大姨家砖雕门楼上的字对刚读小学的我来讲,真恍若天书,读了这篇文章后我才知道其中有一处门额上写的是“笃实辉光”,仿佛一个多年未解的谜被解开,我一下子豁然开朗。

时光匆匆,一晃,大姨和母亲都是年过七旬的老人了,她们总是那样温和谦让,而调皮捣蛋的我们,也早已生了华发。



收获

李辉摄

南社那些事

探监

李红梅

1903年6月30日,震惊中外的苏报案发生,章大炎英勇就捕,邹容向巡捕房投案,苏报馆和爱国学社被查封。事发当

时,柳亚子并不在上海,闻讯之后,十分震惊,也非常心痛,章大炎是他敬仰的老师,邹容则是他最好的朋友之一,一时之间,心急如焚,无奈家里因上海局势之严峻,将他看管甚严,那时尚在同盟自治学社读书的柳亚子真的是身在曹营心在汉,一颗心早就飞去了上海。

第二年暑假,柳亚子终于找到机会去上海探视章大炎和邹容,那时,两人已被投进提篮桥监狱足足一年,分别被判了三年和两年的监禁,罚做苦工,待期满释放,逐出租界。监狱发放了一张探视证,一个月可以去探视一次,但一次只能探视一个人,为了方便大家,这张唯一的探视证就放在中国教育会会长蔡元培处。为了先探视章大炎还是邹容,柳亚子颇费了一番周折,从心而论,两个人他都很想念,

看着左右为难,蔡元培出主意说,邹容年轻,刑期又短,很快就能出狱了,还是先探视章大炎先生比较合理。柳亚子听从了蔡元培的意见,谁知道,就此造成了终生遗憾。

探视那天,蔡元培陪着柳亚子雇了两辆洋车前往提篮桥,上海的夏日酷热难当,到了监狱门口,两人已是大汗淋漓。蔡元培在门口等着柳亚子,柳亚子独自走向那深黑色的铁门,这是他第一次来监狱这样的地方,特别是进入大门之后,监狱里特有的那种阴森恐怖气息一下子笼罩住了他,令他思绪空白,手脚冰凉。在狱警的带领下,柳亚子来到了一个小窗洞前,隔着窗上的铁直棍,柳亚子看到了日思夜想的师长和朋友章大炎,一时之间,两人都讷讷无言,令柳亚子感到安慰的是,章

太炎虽然瘦了许多,但精神还好。千言万语,一时不知道从何说起,柳亚子只得道了安好,又嘱他代问邹容安好,探视的时间也就到了,柳亚子起身离开,重新走过幽长的走廊,直到走到大太阳底下,柳亚子仍然觉得身上冰凉。等在外面的蔡元培心里也很不好过,一来是天实在热了,二来,他也担心章大炎和邹容不知道怎么样了,一抬头,刚好看到面色惨白的柳亚子恍恍惚惚地从里面走出来,连忙上前唤了他几声,把他拉上了洋车。

1905年4月,邹容暴卒于狱中,蔡元培听闻,如遭惊雷劈过,痛哭流涕,想起半年前与柳亚子前去探监,不由得悔无穷,早知道,就该让柳亚子先去探视邹容,没承想,这最后一面也没有见到。邹容亡故之后,葬于上海华泾。

情景交融

躺秋

徐浩

立秋过后,梦里如果存放着菱香、稻香、桂花香,最为喜悦。

小巷里,总能见到席地而坐的小贩,他们手里掂着一杆细细的铁秤,面前摆放着一两斤竹条编成的小箩筐。家乡有个市时卖枇杷,板栗上市时就卖板栗。“六月鳊鱼,七月鳊鱼,八月鳊鱼”,现在吃鳊鱼、鲃鱼的人少,路边喊卖野生黄鳝的居多。八月最常见的,自然是卖菱角了。“阿要买热个和尚菱哦!”一路上的吆喝声,软软的,柔柔的,酥甜到人的心窝窝里。周围邻居买得多了,一来二去,和小贩熟络了起来,经常有人远远地喊道“挑碗阿大的菱”。

每年的中秋前后,野河的浅滩处都会探出一个个硕大的“菱盘”,尖尖的菱角细长,密密麻麻的菱叶,叠了一层又一层,仿佛乡间集会高挂的把把油纸伞。祖父撑着长竹篙,划着家门前的停泊的小船,带上祖母和我们去翻菱角。只见祖母弯下腰,格外小心地从水中提起一丛菱叶,菱角小姑娘般羞涩地躲藏在菱叶下,倒翻起来,才能全部看到她。难怪,这菱角有一个很美的名字“水中落花生”呢!祖父用竹篙轻轻地拨开水草,继续向池塘深处划去,那里的菱角个个饱满,争渡,争渡,惊得几只野鸭扑腾开去。躺在船里的我们,剥开浅绿色的菱角,剥着,尝着,不知不觉地就睡着了。

祖父把剥上来的菱角倒在木桶里搬回家,嫩菱角的菱肉

不大,剥开可以直接吃,咬起来像是生吃荸荠,粉嫩粉嫩的。祖母把稍老一些的菱角洗净,放到大锅里煮熟,还没等揭开锅盖,菱角的香气就迫不及待地钻了出来。我们坐在门口的爬爬凳上,一面吃着热腾腾的菱角,一面听祖母讲着乡里下河民间传说故事。祖母常把煮好的菱角小心摆齐,平平整整地装在竹篮子里,吩咐我们送一篮子给隔壁张家奶奶,送一篮子给村西头本家徐二爷。余下的菱角,留着自家中秋的晚上“敬月光”。一炷香,一碗香茶,一碟月饼,一盘香菱是不可少的。

古来多悲秋,诗人白居易说“闲坐秋多思”,秋天免不了感物伤怀,抒写一番漂泊无依、羁旅客居之感。家乡有个叫曹庄的村子,入秋后用萝卜刨成细丝,再掺和上很多切成细丝的佐菜,下锅炒成,别村叫做什锦菜或十香菜,曹庄人却叫做姑苏菜。据说曹庄蒋姓明末为避战乱迁人,祖祖辈辈不忘故土,在曹庄蒋姓“姑苏菜”叫成了规矩,更成了守岁菜。

按农历,八月廿四是稻的生日,田地里的早稻应该已经收割上来了。这天,倘若一家人围在炉灶旁,煮上一锅子香喷喷的糯米饭,搓着赤豆团子,大人们忙着举行“稻生日”仪式,孩子们也跟着玩得也不亦乐乎,是一件多么幸福的事呀!辛苦忙碌的日悄悄过去了,闲下来的稻香老农以相斗蟋蟀为乐趣,甚至把“斗蟋蟀”叫做秋。聒噪的蝉声不见了,村外的老黄狗已不在那里吠,美滋滋地睡上一宿觉。

风吹起来,田里的杂草又长起来了。人们该出工的出工,盖房子的人家多了起来。这时,夏才算真走了。



本版投稿邮箱:QQ:1573736452
E-mail:1573736452@qq.com